

人民版

田漢主編

# 重 醉 記

田漢  
作

中華書局

田漢作

金

鉢

記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

人民戲劇叢書

金鉢記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四千五百元

\*印翻得不·權作著有\*

|      |                                                       |
|------|-------------------------------------------------------|
| 主編者  | 田田                                                    |
| 作者   | 田田                                                    |
| 出版者  |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br>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 印刷者  |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br>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
| 發行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br>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 各地分店 | 三聯書店<br>中華書局<br>商務印書館<br>開明書店<br>聯營書店<br>聯明書店<br>聯營書店 |

總目編號(14963) 印數3,001—5,000

## 人民戲劇叢書發凡

中國進步戲劇運動應該回溯到滿清末期，就打五四算起也整整三十年了。在這些日子裏進步戲劇工作者的道路是坎坷的。中國長期受着封建主義的支配，近百年來加上了帝國主義的枷鎖，近十年來再加上蔣匪幫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這些都是進步戲劇的尅星和死敵，因一切進步戲劇無不以反帝反封建爲其主要思想內容的，中國新戲劇的發展過程，或舊戲劇的改造過程，實際上是和一切反動落後的內外敵人的鬥爭過程，進步戲劇工作者在過去數十年的鬥爭過程中不僅流了汗，也貢獻了寶貴的血，這些血匯流入整個的人民革命鬥爭才開出了今天的解放的花！

在解放區，在毛主席文藝思想的直接領導下，進步戲劇的生長有其更好的條件，但其真正壯大發展也還是人民政府成立以後。

在舊社會戲劇事業，不論新舊，是被喜愛而不被尊重的。在人民時代才既被喜愛又被尊重。戲劇事業既被看成重要的文化教育事業，就會以國家的力量使牠獲得無限廣大的發展和提高。戲劇事業發展的中心環節繫於新劇本的大量創作和舊劇本的大量修訂，繫於演劇史的探討整理與新的理論體系的建立，繫於人民戲劇傳統的繼承也繫於先進國家劇運經驗與成就

的吸取。爲了及時地貢獻於這些中心問題的解決我們決編輯一套『人民戲劇叢書』，中華書局編輯所長舒新城先生一直是進步劇運的同情者，出版會議以後中華書局出版的重點不在文藝方面，但他願儘力完成我們這叢書的出版計劃。因此我們也願儘力編好這叢書，質和量都想讓牠保持一定高度。

但我們都這麼忙於行政工作，時常只能抽一部份時間來看稿件。這就全賴我們的讀者經常賜給嚴正的批評與指導，我們一定隨時改正。更願各地戲劇工作者用他們的研究實驗的成果來豐富我們的園林。人民戲劇壯大開展的明天是不會忘記牠的墾植者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

第一次國慶紀念後一日

田 漢

於北京

# 金鉢記

(白蛇傳)

## 第一場 別師

(旦素粧上念)一住靈山不計年，倦來長伴白雲眠。此心無奈溫如火，難忘多情小許仙。  
(白)奴家白素貞，自到峨嵋，蒙恩師白蓮聖母指點，修習清淨大道，功行看看圓滿，是我幼時偶然在外閒遊，被人捉住，若非許仙搭救，險遭不測。奴家常念許郎大恩，由恩生愛，常是按納不住。也曾稟過師父，恩師勸我再住數千百年，待大道完成，下山報恩不遲，只是我恨不得立時得見許郎，怎能等得如此長久？打聽得許郎，現在杭州，清苦可憐，不免瞞着師父，去至江南，報許郎大恩，順覽武陵風景，有何不可。(唱)  
成佛成仙全不想，心似柔絲繞許郎。黃冠拋在禪床上，道袍撕破換新裝；瞞着師父下山往，

(青兒上)

青：師姐慢走。(唱)師姐帶我下山崗。

白：原來是小青師妹，嚇壞我也。

青：請問師姐，意欲何往？

白：也曾向師妹說過，去至江南，報許郎大恩。

青：小青也在山上呆膩了，姐姐領我一同下山如何？

白：你道行甚淺，性情暴躁，如何去得？

青：唷，反正是思凡罷了，難道只許你們道行深的思凡，就不許我們道行淺的思凡不成？你

不帶我下山，我就去告訴師父去。

白：不要如此，帶你同去就是。只是要依我三件大事。

青：只要你肯帶我下山，三十件三百件都依你。請問這第一件？

白：第一件，你我雖是師姊妹，下山之後却要主婢相稱。

青：你比我多修了五百年，是我們的大師姐，做你的丫頭，也不算辱沒，答應了。

白：第二件，你野性尚存，有什麼不如意，動不動暴躁如雷，怎能伺候我那許郎。從今以

後，必須變得溫柔一些，事事聽從爲姐的吩咐。

青：唔，這也依得。請問第三件？

白：第三件，此去江南，不知吉凶禍福，姊妹二人，必須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青：那是自然。

白：既然如此，山下等我便了。

青：（裝丫頭）是，小姐！（一笑下）

白：癡丫頭！（回頭驚望）噯呀，師父來了。這，這……（恭謹侍立）

（四雪童，引聖母上唱）

蓮：（唱）時纔松下飲瓊漿，心中不適爲那椿？

雲童引路靈山上，（繞場）又見素貞意匆忙。

白：參見師父。

蓮：罷了，素貞這等打扮，意欲何往？

白：也曾稟過師父，下山報恩。

蓮：爲師也曾反覆相勸於你，叫你再耐千百餘年，等大道修成，再圖報恩不遲，爲何執意不聽？

白：師父吓，打聽得許仙現在杭州，十分清苦，慢說是千百餘年，就是一年半載，弟子也等不得了。

蓮：唔！既然這等固執，不聽爲師言語，可見塵心已動；本當責打幾棍，驅逐下山，姑念你性格善良，上山以來，侍奉爲師，也還勤懇，放你下山去吧。



白：謝師父。（匆匆下）

蓮：轉來。

白：（憂疑）師父有何吩咐？

蓮：我且問你，你是安排怎樣報恩呢？

白：這……

蓮：講。

白：弟子常聽人家說：「受人點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何況是許郎救命深恩？聞聽得許郎個儻溫柔，貧窮無妻，弟子由恩生愛，願以身報。

蓮：素貞，你這就誤入迷途了。可知道世間之事，變動無常，稍一不慎，恩有時變成怨，愛有時變成仇；到了那時節，你悔之晚矣。

白：弟子但得報許郎大恩，萬死不悔。

蓮：善哉！善哉！素貞你入魔已深，爲師勸也無益，祇可惜你將來爲着一點癡情，把千年道行燬於一旦。

白：弟子小心就是。

蓮：好，你去吧。

白：是。

蓮：爲何又不走了。

白：此次下山，願求恩師指示。

蓮：（默然有頃）遇湖而合，遇海而分；遇酒莫亂，遇水莫爭；千秋萬世，鑒爾癡情。牢牢緊記！

白：謝恩師。（唱）

多謝恩師珍重語，千秋萬世鑒情癡。

但願得此去成夙志，（叫）師父！（唱）重返靈山侍奉恩師。

蓮：去吧。（白下）

蓮：（唱）一見素貞下山去，不由貧道意踟躕。

怕只怕多情反被無情誤，那時節方知後悔遲。（搖頭下）

## 第二場 雨歸

（西湖暴雨、許仙撐傘上）

許：（唱）時纔收帳靈隱去，歸來又是雨如絲。柳葉亂飄花亂落，湖波輕縐櫓輕馳。  
百忙中那有閒情意！（白）噯呀，雨也下大了，（唱）趕到家中換濕衣。  
（大風吹傘，許仙滑倒，趕下）

## 第三場 借傘

(白素貞與青兒冒雨急上)

白：(唱)避六橋、訪三竺、中途遇雨。

青：(唱)真乃是好看煞雨裏西湖。

白：噯呀，青兒，你看前面撐着雨傘趕來的，那位就是他！

青：他是誰？

白：(羞介)那就是你姑爺到了。

青：既是姑爺到了，你我前去迎接。

白：不要冒昧，他乃是凡人，怎知這段姻緣，你我見機行事，你看雨越下越大了。

青：是。你我姊妹在柳樹下暫避片時。(白等躲在柳下、如弱蓮經雨，楚楚可憐)。

許：(上唱)大雨一陣急一陣，傘兒吹起似風箏；

急急忙忙朝前奔，(望柳下介)呀！(唱)

又祇見柳下兩佳人。

許：且住，那邊有兩個小娘行，柳下避雨，衣履盡濕，甚是可憐，不免動問一聲。(向女)

吓，請問二位娘子往那裏去？

青：奴主婢二人在湖中遊玩，不想中途遇此大雨，我們要回錢塘門去，請問君子你回那裏？  
許：小生我麼？我在清波門住，比你們路近，這樣大雨，柳下焉能避得？就用小生這把雨傘吧。

白：祇是君子你呢？

許：我麼？我們男人家不要緊的。

白：這怎麼使得？

許：雨越下越大了，快不要推辭。我去叫船。

白：如此多謝君子。（接傘）

許：好說。（向雨中）喂，小船，小船。

（船夫內唱撐歌）

船夫：（唱）客到孤山看落梅，綠簑青笠且追陪。（上）

湖邊買得一壺酒，風雨湖心醉一回。

船夫：客人叫船？

許：正是叫船。

船夫：幾位？

許：三位。

船夫：請上來。

許：船板忒滑，二位娘子小心。

白：青兒攙扶。（青兒扶不住幾乎跌下水去，幸給許仙抱住了。）多謝郎君。

許：開船。

船夫：不等人麼？

許：不等人了，先送二位娘子到錢塘門，再送我到清波門，多給你船錢就是。

船夫：曉得了。你們靠緊些，今天湖裏風大，謹防翻船哪！

（許等祇得靠緊，三人共傘）

船夫：（唱）最愛西湖二月天，一場風雨結奇緣。十世修來同船渡，百世修來共枕眠。

（白許相望，青故作不見）

許：吓，且喜雨小了些了，不用傘了，祇是衫子濕透，待我擰乾了吧。（唱）急忙忙、收紙傘，（收傘，脫外衣，擰水介）雨濕衫兒且扭乾。

青：我來幫你。

白：（攔開）我來。（掙擰唱）郎君雖是男兒漢，莫教貴體染風寒。

船夫：客官們坐穩，湖裏風大，船可要翻了。

許：多謝娘子。（重複穿上）

青：小姐，你看雨過天清，西湖又是一番風景。

白：是呀，（唱）雨過天清湖山如洗，清風習習透裳衣。

許：（唱）真乃是西湖似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許見白娘子十分愛慕）

白：青兒。（唱）

問郎君家在何方住？改日登門叩謝伊。

青：運命。我說郎君，你住那兒，我們小姐要來給你道謝的。

許：噯呀，小生不敢當吓。（唱）

家在清波門外住，錢王祠畔小橋西，

些小之事何足介意，敢勞玉趾訪寒微？

青：小姐，他住在清波門外，錢王祠附近。他說些小之事，不敢勞動小姐的玉趾啊。

白：好說了，你告訴郎君說：（唱）

寒家在錢塘門外住，紅樓一角近曹祠，

主婢二人相依如命，上無父母下無兒，

郎君若是移玉趾，真乃是蓬華生光輝。

青：我們娘倆住在錢塘門外，曹家祠堂附近有紅樓一角，就是我小姐的妝閣。我們小姐乃是文君新寡，上無父母，下無兒女，就剩我們主婢二人，伶仃孤苦，郎君若是相訪，真乃是蓬華生輝，歡迎之至。

許：哦，原來娘子住在曹祠附近，改日小生道府拜候。（靠緊）  
船夫：客人，錢塘門到了。

青：小姐，我們上去吧。（又雨）

白：噯呀，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許：不要緊，傘子小姐拿去，我改日來取就是。

白：多謝郎君。（唱）

多謝郎君恩義廣，殷勤送我到錢塘，（白）郎君請看，（唱）  
妾家就在那紅樓上，還望郎君早降光。青兒扶我把湖岸上。

白：（白）郎君，明日一定要來吓！

許：明日一定奉訪，再見了。



白：許郎再見了。（唱）

莫叫奴望穿秋水、想斷柔腸。（下）

許：好一位娘子！（唱）

一見神仙歸天上，哦，忽然想起事一樁。

許：且慢，艄公等一等，岸上的小娘子轉來。（青轉來）

青：相公何事？

許：請問你家小姐，她姓什麼、叫什麼啊？

青：我家小姐她姓白吓。

許：原來是白娘子，你們可知道我姓什麼？

青：郎君麼，姓許，可是？

許：正是姓許，你怎麼知道？

青：我們小姐什麼都知道的。相公明日請早點光降，免得我們小姐久候啊！

許：那是自然，再會了，哈哈。（唱）

好一個小娘子伶俐無雙，驚驚端合有紅娘。

許：啊呀，糟了！又忘了！她姓什麼呀？她姓什麼呀？哦！哦！哦！她姓白，記下了。